

烟草与人类的纠结关系

徐冰

1999年,我去杜克大学讲演,一进入达勒姆(Durham)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在治疗癌症方面特别好,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啊。

我有一个爱好,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像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被制烟材料的精美所吸引,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对材料这部分的思维变得敏感又活跃。我觉得这些材料不应该被烧掉,也可以用于别处,比如艺术。我决定以这些材料为限定,做一个与烟草有关的项目。杜克大学的Stanly Abe教授很支持这个想法。我开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访有关人士。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中,我了解到杜克家族与中国关系的史料,是他们最早把卷烟技术带到上海的。我那时就想到,将来再把这个计划搬到上海去做。4年后在巫鸿教授的策划下实现了《烟草计划2:上海》。我根据上海的材料及场地补充了新的作品,使这个计划增加了历史、地域和现实的维度。2005年,通过我的朋友Carolyn Hsu和Ren é Balcer夫妇,我进一步了解了弗吉尼亚烟草的历史。在这里,烟草与早期移民及美洲大陆的历史密切

烟味

每个孩子都有着一颗好奇的心,喜欢模仿大人,小脑瓜里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总向往着长大,变为真正的大人,做大人能够做的事情。

昔日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记忆:看着大人们半倚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慢慢地吐出一缕青烟,再时不时地聊上几句我们似懂非懂的话。面对这样的情景,或许是对大人的崇拜,或许是觉得大人吸烟的样子很酷,或许仅仅是对那冒烟的小小圆柱体好奇,作为孩子的我们总想找个借口也吸上那么一两口。还记得,我们找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在过年时要大人们点支烟给我们放鞭炮。可能是因为过年大人们愿意纵容一下孩子,所以我们往往可以在此时乘机“肆无忌惮”地吸上那么一两口,尽管被那小小的圆柱体呛得直咳嗽,却仍然惯性思维地认为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似乎也是那时做成香烟形状的糖果卖得很好的原因。

长大了,男孩可以真正地肆无忌惮地吸烟,女孩则基本上对烟没有了感觉。

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回忆往事,我开始思索人们对烟为什么总会有着特殊的偏爱。

或许是在你困倦时,吸一支烟可以让你提神;或许是在你备受压力时,吸一支烟会使你放松片刻;或许是在你苦苦思索时,吸一支烟能让你茅塞顿开;或许是……

那种感觉像是在周末的晚上,打开台灯,倚在床头,沏杯铁观音,看着书,品着茶,淡淡的清香,淡淡的苦涩,芬芳着你的唇齿,很放松、很惬意、很享受;像是在咖啡厅,坐在靠窗的座椅上,放空大脑,随意地翻阅着杂志,时不时瞥一眼在昏黄的路灯下穿梭的车辆,小口呷着咖啡,任那苦涩却浓厚的液体流入口中,享受着那静谧、恬淡,释然与幸福;像是在酒吧,面对着一群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酣畅淋漓地喝着啤酒,深化已有的友谊情,打破那陌生的尴尬,建立新的联系……

烟,用它短暂的生命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如果没有了烟,人们或许会少一种传递情感的方式,像在生活中缺失了什么一样,空荡荡的,有些无所适从…… (新华)

相关,现在是“万宝路”的生产中心。于是《烟草计划3:弗吉尼亚》的场地定在了里士满。展览发展出我的作品并对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整个计划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由烟草为线索,引发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其实,艺术家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某些普通的、与艺术似乎不相干的具体材料,这是大多数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真实且合理的关系。在一般概念中,烟是坏东西,而艺术是好东西,人类对二者都有依赖性,将两者合并为一体必将产生一种新的作用力。烟,渗透在生活中,人们对烟是熟悉的,认识是固定的。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使用它。当我试着换一个视角对待它,并将它放在另一领域里时,我发觉它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烟草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我的工作的价值来自于一种对于烟草不带主观判断的切入,把它们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放回到它们本来的位置上。我只是与这些材料做具体的对话与交流,这时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像抽烟人一样,尽心地享用,无须考虑得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都有着各种渠道的瓜葛——经济、文化、历史、法律、道德、信仰、时尚、

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它相关联的史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这使我们的项目无法计划得周全。创作的过程,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地打开。比如说,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进行时的1999-2000年期间,由于几年前(1997年)烟草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诉讼案正值高潮。烟草公司145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的经济位置,以致影响到资助此“项目1”的卷烟厂,改变了与我们的合作方式。2004年,当我为此项目飞往上海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经过20多年的谈判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第一世界”发展受挫,加上中国劳力市场廉价和开放,西方烟草业选择市场转移,这真像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在上海,由于国家对烟草的控制,材料的获取比4年前的美国要困难。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参观万宝路巨大的生产基地时,它的安检比白宫还要严格。公司与我们的项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抱以“我们甚至都不想知道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走访烟农,以及“万宝路”厂的制烟工人对烟草虔诚的敬拜情结,让我进一步感到烟与人类社会的“别扭”关系。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还体现在对

特定场景及环境的利用。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中,我有意将整个计划渗透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和烟草有关系。比如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我开辟了一个“图书室”,摆放了我用制烟材料做的各种奇怪的读物。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一支8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另一个作品,是用杜克家族旧时的手工作坊与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最典型的是《烟草计划2:上海》中,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此画廊是外资的经营实体机构,它是那一时期以文化为名的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运转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烟草业在中国的广告词“文明、时尚、卫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广理念来概括,与早期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外滩三号画廊展厅巨大的窗子,正对着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基地。我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幅长卷,以素描手绘形式绘制在大窗及墙面上。此时,旧日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场景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追踪与回溯之感。

那么,这个延展中的庞大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在某些时代人们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就能表明产烟、推销、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人都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纠结就像情人间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是,幸福又痛苦,依赖又纠结。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别扭的关系,把人天性中弱点的部分、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获得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判断。

烟草这个与我们纠缠不清的物种,无疑带动了人类社会、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发展。作为视觉艺术工作者的我,还看到它在广告业、视觉传达甚至在字体使用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这些在烟草业本来的功用目的之外的贡献。

《烟草计划》是从对烟叶味道和制烟材料的兴趣开始的,结果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生长的,介于艺术与历史、社会学研究之间的项目,或者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探讨社会学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引入艺术的活动。艺术的发生和结果有时就是这么回事,某些人对某件事物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方法论的改变,并带出一些新的方法。

坚定不移的兴烟历程

李翔

“今年我打算种烟200亩,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00亩。”3月15日,宣恩县晓关侗族乡草坝村20组种烟大户龙伟一边在烟站站技术员的指导下育苗一边对笔者说道。

现年33岁的龙伟,可不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他2001年8月毕业于湖北民族学院财经系,曾先后在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外资企业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年均收入保持在8-10万元,在乡亲们眼中是“有出息的人”。但龙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

活,每年春节,他回乡目睹家乡变化,深深感受到烟草产业的巨大魅力,萌生了回家种烟的想法。

“我看到烟草一直实实在在关爱农民,所以决定回乡种烟,而且要实行规模化、效益化、精细化种植!”2011年春节后,龙伟思索再三,决定将家中40亩责任田全部开垦,并投入3万元资金租赁毗邻恩施盛家坝的荒山60亩,租期为20年。又投入7万元完成了所有烟田的开垦工作。

晓关草坝村是老烟区,龙伟初中起就在烟田中摸爬滚打,初步学

会了一些生产技术,后来又跟父母学习烤烟、分级、扎把,基本掌握了全套技术。“烟草种植是个好产业,比药材、蔬菜都长远,而且烟草是国企,又有收购价格保护,只要烟种得好,不愁没好收入,而且不愁销路,我们只要安心种,他们就会按照合同收,比那些搞药材、蔬菜的稳定得多,也长远得多!”说起种烟,龙伟显得信心十足。

2011年,龙伟和附近的10多户烟农选择同一个新烟叶品种种植,让他没想到的是,没到烟叶成熟时,烟叶就腐烂、干枯了,省里的专家实地考察也没得出结论是什么病症。当年,龙伟的100亩烟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收1.05万公斤,总收入

18万元,按照当年的烟叶收购价,少收入7万元。

“任何事情都难免有挫折,虽然没有赚到活钱,但基础设施搞好了,为以后的烟叶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冬今春,县烟草部门投资给我新修了10栋烤房,在我们当地育了14个大棚的烟苗、可移栽大田1000多亩,还新修了烟水配套的水池,体积有1000多个立方米。烟叶技术员一、两天就到我们这里来了,各个环节为我们把好技术关。我有信心在今年挣到大钱。”2012年,龙伟在原来的100亩烟叶基础上,新开荒60亩,租赁熟土40亩,共种植烟叶200亩。

巴西香烟不再香

东方

巴西全国卫生监察局近日通过新的法律,禁止巴西国产香烟使用多余的味道添加剂来美化烟草的味道。

要说巴西的香烟真是“香”,我本人并不抽烟,不过认识不少巴西的烟民。据他们说,巴西香烟的口味非常丰富。原来我只知道女士香烟有的是甜味儿的,后来才了解到,巴西的香烟还有巧克力味儿、芒果味儿、薄荷味儿、樱桃味儿,甚至还有桂皮味儿和麝香味儿的。巴西的烟

民应该说还是很有口福的啊……

不过巴西烟民的这种好日子以后就没有了。当地时间本月13日,巴西全国卫生监察局决定,禁止在香烟内添加任何调味剂,从即日起,在未来的18个月内,所有商家都必须把已经使用了味道添加剂的香烟下架。巴西卫生部门的专家表示,这些调味剂对香烟本身的制造没有任何意义,商家使用它们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成为烟民。大家都知道尼古丁本身有一股比较刺激的异味,不会抽烟的人一开始抽烟往往会很不舒服,所以想成为烟民通常

也需要一番痛苦的经历。可是一旦香烟的味道变得香甜可口的话,那么抽烟就会变成极易上手的事情。

巴西全国卫生监察局的负责人阿尔瓦雷斯对媒体表示,在香烟中使用调味剂,这是商家诱使年轻人,扩大烟民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公众的健康,为了进一步禁止香烟的扩散,他们决定针对于此出台新法令。

其实新法令早在一个月之前巴西卫生监察局的内部就已经通过了,可是由于商家对味道添加剂划分的标准有分歧,新法令的公布一直被推迟到今天。香烟生产商和烟草种植商的代表们表示,他们不反对去除那些美化香烟口味的添加

剂。但是卫生监察局的规定里面,禁止了几乎所有天然烟草以外的添加物,这让他们无法接受。在这些被禁止的添加物当中,争议最大的就是糖分。因为巴西的烟草有一股非常重的臭味,如果不添加糖分是无法使用的。巴西烟草工业工会主席顺克说:“我们同意不把香烟做出诱人的味道,但起码也要做出烟味儿吧?按照现在公布的标准,如今市面上99%的香烟都无法再继续生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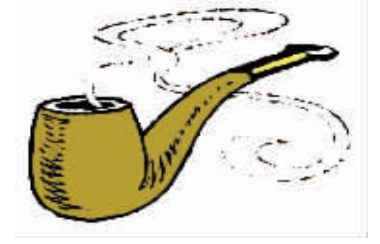
巴西卫生部从上世界80年代开始就不断出台各种法律,限制吸烟行为和烟草制造,如今的新法令,对于烟草行业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烟斗随笔

宗和

对一个不抽烟的家伙来说,却很羡慕叼着一支烟斗,吞云吐雾,那优雅的姿势,特有艺术范儿。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谈团伊玖磨的《烟斗随笔》时,时常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这个册子实在是跟烟斗无关,细碎的小事,只不过是专栏的统称罢了。

因为不抽烟的缘故,自然无法享受这样快意的感觉,有时出去参加聚会或沙龙之类的,遇到抽烟的人,递过来一支烟,不管好坏,一律是“谢谢,不抽烟的”。即便如此也会惹人注意,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一个写字的家伙不抽烟就像不喝酒不喝



一种特制的烟丝,兰州产,比较柔软。用表心纸揉纸媒儿,常是动员大人孩子一齐动手,成为一种乐事。经常保持一两支水烟袋待客之用。我记得每逢家里有病人,延请名医周立桐来看病,这位飘着胡须的老者总是昂首登堂直就后园的上座,这时候送上盖碗茶和水烟袋,老人拿起水烟袋,装上烟草,突的一声吹燃了纸媒儿,呼噜呼噜抽上三两口,然后抽出水烟袋,把里面烧过的烟灰吹落在他自己的手心里,再投入面前的痰盂,而且投得准。这一套手法干净利落。抽过三五袋之后,呷一口茶,才开始说话:“怎么?又是哪一位不舒服啦?”每次如此,活灵活现。这常让我想起家里的那支水烟袋来。

这水烟袋跟烟斗有同工异曲之妙。只是我们更在乎一种意象美。好的随笔总是这样让人感叹,甚至于

想起些许旧事来。随笔作家怀特在《人各有异》中写道,我不断告诉自己,时候到了,应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他的11个房间和40英亩土地,重操旧业。我或许还是会离开。但我能够想象,一旦离开,将会怎样:我会定居在一所小房子里,占地一英亩,刚刚安身,立即指挥建一座小谷仓,再经过一间柴棚与住所相连。谷仓里神秘地出现一捆干草,又冒出一只矮脚鸡,自得其乐地生活。我会立即动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对于烟斗来说,我猜,大概也是如此。有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些许细节,很可能被我们不经意地忽略掉,只是偶尔在记忆的深处回忆的起,那样的一种温馨,是透着生活的精气神,在困难与挫折面前,总让我们有勇气支撑下去,并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工作在一线的我们

陈超

我们工作在烟草事业一线,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足迹踏遍了千家万户,汗水洒遍了城市农村;不管是酷热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彻骨的冬日,迎着朝霞出发,随着落日而归,我们用最朴实的心,默默地贡献着自己。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高邮烟草,我们就是烟草送货员。

高邮中转站是一个牢牢凝聚的团队,我们每个人都是团队里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我们团结友爱。由于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是和同事生活在一起,这让我们更像一家人,学会彼此照顾扶持。

每天,早晨我们来到单位,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将当天送的卷烟全部搬到自己的车上,为当天的送货工作做好准备。冬天虽然寒冷,搬着卷烟一会就暖和了,但夏日里就有些辛苦了,在车里码烟闷热异常,在车外则要受到烈日的炙烤。每次装完货,大伙都像刚淋过浴,从里湿到外,衣服都可以拧出水。有些同志货多慢了下來,那些先完成好的同志便主动的过来帮忙,虽然他们也都已汗流浹背,可从来没有人抱怨说谁慢了,谁拖累了大家晚出发,而大家都是排好队,等待主任一声令下整装齐发。

在送货途中,大家彼此嘘寒问暖,提醒安全,遇到困难更是鼎力相助。有一次驾驶员小马的车子,为了避让一位骑车鲁莽的路人,车辆不小心开到了路边的虚土上,由于车上还有很多的卷烟,车身很重,车轮陷在泥里不停的打滑。小马看着送货单,还有一半的客户没送,这里又是农村小路,周围没个人影,她着急万分。周围农村送货的同志得知,纷纷表示要过来帮忙,而另一条农村线的老方同志,顾不上快到吃饭的时间,最快赶了过来。开到故障的地点,老方从车上搬下几块事先在路边捡的砖头,搁在车轮下,让小马发动油门,自己则和其他同志用尽全力在后面推。后轮挣扎在泥水里,泥点飞溅在他们身上谁都没有在意,在大伙儿齐心协力下,车子终于又回到了正路上。由于时间紧促,大伙儿想着还有许多客户等待着拿烟,于是顾不上吃饭,便又继续出发送货了。

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同志间的友情,就在这点点滴滴中荡漾开来,彼此的心更加地温暖了。

不只这样,我们中转站的同志一个个还都是热心的活雷锋,在送货中,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伙伴,而且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某天,驾驶员小翁在送货至川青某路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位老大爷在河边艰难地拉着什么。他们驶近一看,原来是这位老大爷的三轮车,不小心滑到了路边的河沟中。河里的淤泥很深,车子有一半已没在了泥水中。这时,小翁和送货员二话不说,就跳下了车,伸出了援助之手。小翁顾不上泥水的恶臭,把手伸到了黑泥里,奋力地拉起了三轮车。到了岸上还主动帮助老人擦干了车身。老人感动不已,想请他们去家中休息片刻,但是小翁婉言谢绝了,洗把手,便又继续出发。

在我们这支团队中,像小翁这样热心的好同志还有许多。送货员程清,不止一次地帮助年迈的农村客户老大爷从城中买药;小马捐钱给贫苦的孤寡老人;小张帮助生病的送货员搬烟,等等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如今的中转站,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大伙儿不但着重个人品德的修养,还在不断地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我们在工作中学取经验,在工作中成长。